

清代史論

清代史論

會 文 堂 書 局 印 行

仿宋本胡刻文選

全書訂十六本綾角布套

昭明文選以鄱陽胡氏重刻宋淳熙本爲最佳坊間各家以憚於繁重艱於校讐之故鮮有付之石印者前上海古香閣曾一取胡氏仿宋刻本付石縮印然字樣過小殊費目力學者憾之本局懼國粹之就歇恐乏善本以貽誤後學爰出重價訪購鄱陽胡氏仿宋刻藏本付之影印紙用本國上等連史字大而清與原本不爽毫髮而墨色之明潤則視原書加勝焉出版後風行海內外大足爲國粹生色是誠文選版本中之一新紀元矣



分裝兩函定價四元五角

清代史論卷十一

道光朝

●林則徐燬鴉片煙於廣州

鴉片之毒愈禁愈盛。自道光初年以迄中葉。輸入額之增加。幾三四倍。每歲漏銀約數千萬兩。御史朱成烈、鴻臚寺卿黃爵滋力請嚴禁。湖廣總督林則徐言尤痛切。宣宗特召則徐來京。面授方略。頒欽差大臣關防。赴粵東查辦。道光十九年。則徐馳驛抵粵。與英商嚴行交涉。限三日內盡出鴉片。至期英商不奉命。則徐停其貿易。并斷英人糧道。英領事義律懼。乃令各商船所躉煙土。據實繳出。凡二萬二百八十三箱。則徐與粵督鄧廷楨親往虎門驗收。奏請解煙入京。詔即在海口銷燬。乃於虎門海岸鑿坎。投煙傾石灰焚之。遂盡逐外洋躉船。又布告各國。凡商船入口。皆須具結。有夾帶鴉片者。船貨沒官。人即正法。他國皆如約。惟義律不願。則徐令退出澳門。義律挈妻孥及流寓英人五十餘家。遷居尖沙嘴（香港對岸）貨船。

潛招軍艦襲九龍山。為水師參將賴恩爵所敗。於是義律請葡人調停。願
刪人即正法一語。餘如約。時清廷已任則徐為粵督。戒其畏蕙。遂固執不
許。朝旨停英人通商。義律復乞許回居澳門。又為則徐所拒。雙方決裂。而
戰機以起。

林文忠清之蓋臣也。有清二百數十年間。求其如林文忠者寡矣。吾何忍疵林
文忠。雖然。春秋有責備賢者之義。必謂文忠之無瑕可指。即文忠可作。要亦未
敢自信也。夫鴉片之毒。大足亡國。小足病民。林文忠謂鴉片不禁絕。國日貧。民
日弱。數十年後。無可籌之餉。抑無可用之兵。良非虛語。迨奉命抵粵。下令繳煙。
雷厲風行。權驅勢迫。得鴉片二萬餘箱。燬之虎門。此固一快心事耳。當時來華
貿易者。已不下十數國。咸傾心受約束。獨英領事義律持兩端。吾謂以二萬餘
箱之煙土。一旦為中國所燬。索償不得。求償不能在義律處。此亦無怪其憤恚
也。然率軍潛襲。受創九龍。義律之勢已窮矣。浼葡人為介紹。願出而就我範圍。
惟人即正法一語。籲請刪除。而林文忠不許。既而宣詔罪英。絕其貿易。義律猶

遣使調停。願遵清律。惟乞予英人回居澳門。而林文忠又不許。推文忠之意。以
為朝命新頒。但患畏蕙。不患孟浪。自問又力足守粵。乘此外攘。可以除煙毒。鞏
國防。意固美矣。然中國沿海之省有八。豈僅僅一粵東乎。八省之疆吏。豈盡皆
如林文忠之鞠躬盡力乎。牽一髮而全身皆動。成則競掠文忠之美。敗則且以
禍首罪文忠。如曰為國家計。勞怨毋辭。夫勞怨而果得成功。則勞怨亦何敢避。
勞矣怨矣。而反貽國家以挫辱。則曷若統籌全局。敬慎不敗之為愈耶。如曰鴉
片之害。不如是不能禁絕。夫煙為我燬。彼無一償。所受損失。已不勝計。況復嚴
禁鴉片。有船貨沒官之約。吾料英人亦聞而知畏。當不敢故智再萌。必加以正
法。胡為者。即不然。當義律回居澳門之請。或更諭以如約則可。不如約則否。彼
義律進退兩窮。未必不轉而就我也。嚴斥不允。毋亦持之太急耶。或謂清廷不
察。自大自尊。排外之風正盛。文忠即有意轉圜。而眾口一詞。不便專斷。可奈何。
嗚呼。達眾不可。徇眾亦不可。曾望顏請封關禁海。盡停各國貿易。經文忠力駁。
其謬。而議始寢。是文忠固非沾沾於徇眾矣。假令持寬嚴相濟之說。更為敷陳。

有以格君心而弭外釁。則煙禁可以不弛。戰禍可以不開。其保全中國之功。寧不甚鉅。而文忠不為此。吾所以深為文忠惜也。要之林文忠之賢。不可沒。而其失亦不容諱。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林文忠其亦有事後之悔哉。

注釋

林文忠

即林則徐。福建侯官人。粵事起。衅為當道所中傷。謫戍伊犁。旋起為陝西巡撫。遷雲貴總督。道光三十年。洪楊變起。命林

馳勦道卒。文忠

九龍

在今廣東寶安縣南

沿海八省

奉天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兩廣

曾望顏

時為大理寺卿

琦善伊里布之視師

中英失和。領事義律。慫恿英政府宣戰。英開議會。決定戰事。遂下令印度總督。調集印度及喜望峯屯兵萬五千人。以加至義律統陸軍。伯麥統海軍。向澳門進發。粵督林則徐。與水師提督關天培。增礮設防。嚴守海口。英將伯麥至粵海。則徐遣師船攻之。焚英杉板船二。斃英弁目數人。伯麥赴閩。侵廈門。不利。至浙。攻定海。陷之。沿海疆吏。多恒弱無能。嫉則徐聲譽。遂構造蜚語。上聞。於是朝旨。頓變密命。兩江總督伊里布。赴浙視師。并責則徐空言無實。而事機寔壞。適伯麥及領事義律。以五艘駛赴天津。投書要

索六款。(一)還償貨價。(二)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為商埠。(三)兩國交際用平等禮。(四)賠償軍費。(五)不得以英船夾帶鴉片累及英商。(六)盡裁洋商(經手華商)浮費。直隸總督琦善奏聞。權相穆彰阿與林則徐不相能。方思假此事以中傷之。乃請宣宗褫則徐職。命琦善赴粵查辦。再行酌奪。英領事義律聞信返浙。伊里布供張甚盛。與定休戰約。逮琦善至粵。力反則徐所為。以媚英人。義律知琦善易與。由浙抵粵。於前索六款外。復增割讓香港。議琦善不許。英將伯麥遽攻陷虎門外沙角大角兩礮臺。琦善大驚。私許償還煙價。開放廣州。并以香港讓英。義律亦許還定海及大角沙角礮臺。此為道光二十年事。

清之興。漢人實啟之。洪承疇吳三桂孔有德諸人。其最著也。清之衰。滿人自誤之。穆彰阿琦善伊里布諸人。其尤甚也。夫鴉片之禁。雖相絕太嚴。不能為林文忠諱。然使海疆大吏皆如林文忠之勇略。則以主待客。以逸待勞。亦何慮義律為。亦何憚伯麥為。况禁烟而并禁通商。英貨船數十艘。皆停泊外洋。莫由進口。

其怨義律也實甚。英人之反對戰事者。又幾居其半。誠令海防嚴密。無隙可乘。則不必與彼交鋒。即此堅守不戰之謀。已足制英人之死命。能相持至數月之久。彼英人雖狡。亦且老師海上。無可如何。降而相從。意中事耳。故當時為宣宗計。以粵事付林則徐。以閩事付鄧廷楨。閩粵儘可無虞。直隸山東及江浙諸省。亟宜慎簡賢能力為繕禦。忠誠若王文恪。鍊達如楊勤勇。皆一時公輔材。授以重權。令其坐鎮。當不致尸位溺職。貽誤軍機。乃偏聽穆彰阿之言。罷林鄧而不。用。反任一庸懦之伊里布。以蒞浙。一恒弱之琦善。以蒞粵。不務禦外。第務媚外。曾亦思國際交涉。其上以力。其次以理。寧有張筵相待。卑詞相與。而能折敵人之衝乎。我退寸則彼進寸。我退尺則彼進尺。至於和約。可以私訂。海島可以私讓。是不任其守國。而直令其賣國。國家亦烏用此昏謬之臣也。夫宣宗非不欲主戰者。但患畏葸。不患孟浪。固明明以此諭林文忠矣。林督粵而英不敢入。禦侮之才。已可概見。鄧廷楨調任閩浙。廈門一戰。英艦又却是固皆可倚之。長城耳。英不能敵林鄧。而投書用間。以林鄧為啟釁之媒。宜也。疆臣懼禍。權相恭才。

乃造作蜚語煽惑宮廷其可乎顧猶得曰僉壬之伎倆大都如斯不足責也若宣宗非力圖外攘者耶而胡為誤信讒言若此蓋內滿外漢之見成為積習於滿人則常信之於漢人則常疑之林鄧漢人也始若以為可信繼則不能無疑穆彰阿琦善伊里布滿人也始本不以為疑繼且愈覺可信迨林鄧褫職而內信穆彰阿外信琦善伊里布親小人遠賢臣外交失策禍機一發而靡所底止矣嗟乎以滿人誤滿人滿族之哀咎由自取無可怨也以滿人誤漢人而漢族無端遭累相沿數十年而外旤益甚日受憑陵誰生厲階至今為梗乎吾是以痛恨穆彰阿吾是以痛恨琦善伊里布吾是以於穆彰阿琦善伊里布外而更不能無慊於宣宗

注釋

鄧廷楨

江蘇江寧人道光十五年擢任兩廣總督十九年調任閩浙總督林則徐獲譴廷楨亦革職戍伊犁旋起撫陝至二十六

年卒

王文恪

楊勤勇

均見前

●粵東和戰之結果

琦善既私訂和約乃以地理軍械一無可恃不如議和之言入奏宣宗怒

革琦善職籍其家。命御前大臣奕山為將軍，提督楊芳、尚書隆文為參贊，赴廣東。復調江督裕謙赴浙，飭伊里布回本任。（嗣謫戍軍臺，効力）英領事義律聞和議決裂，急攻虎門。水師提督關天培戰歿，礮臺被陷。迨參贊楊芳兼程馳至，而虎門內外舟師燬滅殆盡。楊芳方擬相地堵塞，英將卧烏古又率隊來侵，入據珠江咽喉。粵東大震，會美利堅法蘭西商人出為調停，言義律無他求，惟求通商如故。楊芳據情奏聞，宣宗不許。至奕山隆文抵粵，商諸林則徐，則徐請以守為戰。奕山從之，已而則徐調赴浙江。奕山欲出師襲擊，楊芳諫不聽，發水勇七百，夜攻英船，焚其雙桅大船二，杉板小船五，並誤傷美人數名。英兵聞警環集，敗清師，追逼廣州，未幾城西北天字礮臺及城北四方礮臺等先後陷落，城中危急萬狀。惟恃楊芳為守，奕山不得已，命知府余保純出城講款。義律索償軍費六百萬圓，煙價在外。香港再議，將軍參贊退屯城外。英兵亦退出虎門。奕山允之，即與隆文退屯金山，留楊芳駐城彈壓。隆文憤恚死，奕山竭力搜括償英軍費，猶

飾詞上告。謂英人止求照舊通商。清廷不之詰。准追論歷任總督罪。謫林則徐。戍伊犁。定琦善罪。為斬監候云。

粵東海防。極林則徐鄧廷楨關天培之力。僅僅足以堵禦英人。而一琦善獨出而敗之。君子謂鴉片之禍。成於琦善。非刻也。顧琦善既以誤國干戾矣。繼之者又為奕山。一誤不足。加以再誤。其如此外侮何哉。當其時。琦善承權相意旨。力反林則徐之所為。裁撤水師。解散壯丁。盡弛一切守備。以媚英人。粵東防務。因之大壞。彼以為地利無可扼。地利誠無可扼矣。軍械無可恃。軍械誠無可恃矣。兵力不固。民心不堅。亦誠如彼所云矣。彼之言。非要挾也。不過為彼一人所敗。壞。以至於此。而宣宗猶為之懵懵者也。湯文端請仍用林則徐。宣宗弗之推。宣宗之意。以為漢人皆不足恃。所恃者惟滿人。琦善不才。代以奕山。當不琦善若。故以老成歷鍊之楊芳。不令其獨當重任。徒使贅褻軍務。受制於庸帥之下。是甚林抑以甚楊。雖奉命調遣。而信任之未專。可知矣。楊芳至粵。寇勢已深。提督關天培以下。戰死多人。珠江要隘。復為敵有。客主之形。殊不相如。乃法美各商。

出而調停。願為英人緩頰。通商以外。不復他求。斯蓋由則徐未去。楊芳又來。二子威名素震中外。一或堅持議和。無日而因有是。洵人調停之舉耳。乘此與英定約。許互市。不許鬻煙。煙價不必償。香港不必讓。而又聯權法美。藉間敵謀。此亦一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之計也。楊芳入奏。嚴斥不許。意者其驕態之復萌歟。抑亦以奕山未至。如楊芳者。固不足盡信其言歟。夫有長城而自壞之。有武備而自隳之。有要塞而自棄之。即有智者。猶無以善其後。況如奕山輩之闡茸無能乎。前處可戰之勢。乃用一琦善。撤戰具而求和。後處可和之勢。乃用一奕山。隳和局而主戰。則徐之言不終納。楊芳之諫不即從。潛師夜襲。匪惟無功。反墮軍實。而長寇讎。至於敵軍四逼。城下乞盟。煙價未償。先給軍費。香港未割。先退金山。和乎戰乎。楊芳之說足信乎。奕山之才足恃乎。隆文猶有人心。以憤恚而病死。奕山且飾詞入告。反為罔上齎冠之舉。清廷不察。徒歸咎於歷任之疆臣。謫林則徐。下琦善於獄。琦善可殺也。而不殺。林則徐無謫戍之罪。而戍之。賢奸倒置。滿漢相猜。禍難其固未已乎。

注釋

地利無可扼數語

見琦善奏牘

要挾琦善以香港許英英領事義律示諭

危言要挾辜恩誤國

湯文端

名金釗浙江蕭山人官至協辦大學士粵東事起

之坐是失上意未幾以事降

四級調用旋復起

法為即法蘭西明史稱佛郎機

為先祿寺卿湯乞休留京咸豐八年卒

諡文端

法為即法蘭西明史稱佛郎機

使入貢方物求互市

美即美利堅為北美洲之大國初屬英清乾隆時始獨

是為法人來華之始美立推華盛頓為主初共和政體乾嘉間始來粵互市

●廈門定海鎮海寧波之失守

英軍退廣州復議移軍北進求達上年所索六款及割讓香港之目的清

廷信奕山誑言反以英既議和命江浙各省撤兵裁餉疆事益壞時英將

伯麥自印度續調戰艦至粵與義律決計北犯於道光二十一年六月進

發中途遇風多漂沒而英政府所遣大使璞鼎查海軍少將巴爾克適至

會同卧烏古率艦隊犯廈門臨海岸各礮臺清總兵江繼芸以下多戰死

閩督顏伯燾金廈道劉曜春退保同安英軍得廈門以居民反抗移師入

浙伯燾即以收復廈門奏聞欽差大臣裕謙方與政府議撤兵得失聞廈

門已陷急抵鎮海飛檄定海總兵葛雲飛會同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壽春

鎮總兵王錫朋統各鎮兵五千嚴守定海而英軍已至血戰五晝夜三總兵皆戰歿定海陷英軍進逼鎮海城內防兵僅四千裕謙令提督余朝雲總兵謝朝恩分兵守甬江口兩岸礮臺余步雲有異志未戰先走謝朝恩獨力拒戰中礮死裕謙自盡步雲走至寧波英軍亦進薄城下步雲復棄城走上虞居民逃避一空慈谿餘姚皆望風奔潰英人得城亦不守肆掠而去。

裕謙非將才也以視琦善奕山相去遠矣然卒無救於浙之敗至於徒死無裨君子是以歎滿族之乏才而清室之所以終衰也琦善誤粵奕山誤粵而并誤閩浙敵方增兵我反撤戍皆琦善奕山二人之所為於裕謙無與焉謙頗剛銳嘗力援林則徐則徐赴浙謙實左右之逮則徐去而謙失一臂助矣謙之先任浙事者為伊里布彼固琦善之流亞也不務固防但知媚敵浙洋要隘無一足恃伊返而謙代復因粵東議和而有裁兵節餉之命夫既奪其可任之心腹又欲翦其有用之爪牙是謙雖未死而清廷已不當置之於死地者也英艦北犯

廈門遽陷閩浙地本接壤由閩赴浙不日可達定海者浙省第一重門戶也乃合三鎮之兵僅得五千人鎮海者浙省第二重門戶也為欽使之所駐而防兵又不過四千彼英帥璞鼎查輩方挾其屢勝之銳氣率艦隊二萬長驅入浙寡不可敵衆欲以數千殘卒當二萬勁兵勝負之決宜不待著蔡矣況更有余步雲之携貳其間耶雖然善戰者不患敵衆而患我師之不和善守者不患勢孤而患天險之莫扼定海孤懸海外地不易守然三鎮總兵則皆敢死之將也鎮海形勢與定海異有笠山為外障有招寶山為內屏明代禦倭嘗以此為第一雄關矣設非余步雲之陰蓄異謀則一夫當關萬夫莫入雖蕩蕩寇來寧能驟上乎為裕謙計力能戰則戰率鎮海兵以援定海躬自督陣號令嚴明三鎮皆可用材得大帥以親臨之則士氣倍揚未始不可以却敵此策之最上者也不能戰則守定海孤危三鎮告急遣偏師以接濟之使之內渡固守鎮海待援師四集規復海疆猶為未晚此尚不失為下策者也乃臨事倉皇輕以三鎮委敵城亡俱亡喪我將材其咎已無可諉矣定海既陷鎮海被兵余步雲奉命守險

而白旗獨張。裕謙不能預燭其奸，猶可原也。至此而更不申明軍律，亟清內宥，果胡為者？莊賈違命，穰苴用刑，揚干亂行，魏絳執法，彼當三軍未發之時，已有殺一懲百之舉。矧大敵已臨城下，存亡懸於俄頃，而尚可姑息縱奸耶？步雲走朝恩死，防兵盡潰，而裕謙乃投水自盡，力竭軀捐，忠則忠矣，於國事無少補焉。嗚呼！裕謙一滿族中之佼佼者耳，而債事且若此，清之不振也宜矣哉。

注釋

定海

在鎮海縣東南為海中一大島舊為浙江省屬縣道光二十三年改升直隸廳至民國紀元復改廳為縣笠山在招寶山

東招寶山

在鎮海縣東

第一雄關

明神宗時倭寇之役明人築威遠城於招寶山藉以禦倭事平刻石於威遠城上稱為平倭第

一白旗

裕謙命余步雲守招寶山步雲獨張白旗謙見而疑之乃約期盟神誓眾步雲托足疾不赴後果先潰按近世交戰國通例示戰懸紅旗

示降懸白旗步雲未戰先怯故預懸白旗

●江浙敗狀

裕謙敗歿，朝命協辦大學士奕經為將軍，副都統依順、侍郎文蔚為參贊，馳赴浙省，移粵撫怡良駐閩，汴撫牛鑑督兩江，分任南北沿海之防禦。奕經等於道光二十二年至杭州，留特依順駐守，自與文蔚渡錢塘江，擬